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十四

道德真經集註序

侍四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
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
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盧扁莫為
也蓋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
自為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
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泄道之
蘊名為註釋自是之後有鄰氏傅氏徐氏劉
氏晉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
句刻石渦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

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爭為本幾
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
臣於此書頗盡心焉報雖不敏亦覃思有年
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詠之
廣而門戶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

得四

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畧於出世之妙旨於是
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尊

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
其佗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
茲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懵於其道

我又咨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爲
體無爲爲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
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此治世之法
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
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竒技
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
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
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朴而還淳以之出
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
二聖人迭爲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

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紹定己丑重九
日鶴林真逸彭相謹序

道德真經說序

甘四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

也裴駟注云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貞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高帝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怙張守節正義云括地志苦縣在亳州
谷陽縣界今真源縣也厲首賴

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禮記曾子問鄭氏注曰老聃古壽考者之

號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索隱曰說文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正義

曰聃耳曼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聃按周字號也疑老子耳曼無輪故世號曰聃

守藏室之史也

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

亡矣注云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後漢書竇章

傳注云老子為守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與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

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又家語曰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

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恃四

三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
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
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

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
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
子稍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送之
曰請送子以言孔子曰謹奉教自周反魯
道彌尊矣遠方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
子之進蓋三千焉

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注云列仙傳曰

大夫也善內學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
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
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
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所終亦著書九
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
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

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

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

之後百二十九年注云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本紀曰烈王二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周太史儋見秦獻王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

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

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

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老子無

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

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

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史記樂毅傳曰

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樂臣

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出注云一作巨公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

皇甫謐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者不知何

國人也自匿姓名居河之涓著老子章

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又莫玄河
上公注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
也漢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之濱常讀老
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
句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
帝即駕從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
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
解子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
連子四矣言畢失公所
在因號曰河上公云
河上丈人教安期

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

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漢書曹參傳顏師古

曰蓋古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

師曹參世家曰孝惠帝元年更以參為齊

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者諸生問所以
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弊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
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
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

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

侍四

五

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見續資治

通鑑
長編

又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致治
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
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

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
道也叅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
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
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
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

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

見續文
治通鑑

長編

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
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
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

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

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見國朝事實并皇宋類苑

真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

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注

言簡意深真得清靜之旨也因令鏤板見國

史道
釋志

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

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

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

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

清靜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
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
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
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

時四

六

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清靜苟侈心一生雖
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
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

而已

見皇宋中興
紀事本末

孝宗淳熙戊戌程大昌以講官侍清燕嘗從
容奏及道本恭得聖訓孔老元無二道韓
愈析之非是嘗親製原道辨首以賜大昌

見程大昌易
老通言序

宋解經姓氏

政和御注

碧虛子陳景元

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為
道士入天台山師事張

無夢妙得老莊之首博學多聞藏書
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
虛子熙寧中屢膺召見進所著道德
經藏室纂微篇賜號真靖大師

涑水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頽濱蘇轍字子由眉山自號

臨川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門號曰陶山先生

劉槩字仲平開封人

劉涇字巨澤簡州陽安人自號前漢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字希蘊女道士世號曹仙姑

賜號清虛文逸大

達真子馬蹄山人不著姓氏

三峨了一子李文恕人

陳象古

籍名在黨

葉夢得

字少蘊姑蘇人自號石林翁

清源子劉驥

字德稱泉州人

晦菴朱熹

字元晦建安人自號晦菴紫陽子文公

黃茂材

字少譽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

字泰之新安人自號簡公

林東

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樵子

本來子邵若愚

錢塘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宋鶴林真逸彭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

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
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
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

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也
涑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
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為不然曰道亦可
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
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恃四

八

頽濱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
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
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
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
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

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
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
凡名皆其可道者名既立則圓方曲直
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
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
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
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
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

於言即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
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為之常而設
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
氏之書所以作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

恃四

九

可名猶百家眾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
不該不徧非真常也

黃茂材曰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
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
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

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

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
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
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
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

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
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
萬物亨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
之母夫大道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

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涑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恃四

十

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

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真一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為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為形妙者為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為因人顯用三才備矣萬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嘗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

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
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
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
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
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恃四

十一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立其
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
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采無

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
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強爲之名耳經曰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
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
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
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
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
可以名爲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

疑以爲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
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爲太極太極也者
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
儀可做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
爲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

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
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
借數言之則爲一一者可以生萬而未至
爲萬也倣形而言則爲像對器而言則爲
撲曰象曰撲又皆可以爲形爲器而其形

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
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
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
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

特四

十二

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
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
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

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徼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
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
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
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
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

侍四

十三

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也不可必也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
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
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

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雖有動靜
以常為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微者邊也夫
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微無
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爲能超乎有無之外而
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
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無者天地
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
微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有者昔之君子
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
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
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
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
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
持四
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
十四
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
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

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道器
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
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
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
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
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
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

人之言相為終始

顏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
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
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
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
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
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
之所從出也

情四

十五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兩者謂無欲與
有欲靜為體動為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

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開闔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徼

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

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

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

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

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

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

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

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偶九

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

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微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

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
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
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爲道一而已
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
衆妙之門

特四

十六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
爲善否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

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美
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
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
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惡為惡縱已
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為善而已之
所非為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
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頽濱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

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真善也真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恃四

十七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為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為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
既分物物爲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
惡爲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
善爲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爲美天
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
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

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

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

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
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
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
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

侍四

十八

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
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頽濱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
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

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
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
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
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
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
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
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
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

待四

十九

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
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
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
用之經所謂正或為竒善或為妖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
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
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
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爲非拱默也謂聖人
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
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爲之事理契言
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頽濱蘇轍曰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
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
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
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
而未嘗涉爲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

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詩四

二十

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造物爲友者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

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倣以爲僞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

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
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
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
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
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

恃四

二下

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
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
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
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鋪而

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
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
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
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
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
忘已不以寶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
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穎濱蘇轍曰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
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
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

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
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
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
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
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
然之事攬以爲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
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
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
充滿之累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辭拒也聖人之
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
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
有不以能生為已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

恃四

二十二

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
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
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
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宄
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
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
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為盜人之有欲決性
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
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
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
冰散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

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夫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詩四

二十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已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

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塵所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顏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

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

貨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

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
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

恃四

二十四

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
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
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
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
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
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
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
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
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
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
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
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

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
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
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
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
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侍四

二十五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
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
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
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
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
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
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
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
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
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聖人
之治豈棄人絕物而翹然自立於無事之
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
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
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共列

